

长篇小说

魏润身 著

康熙

与他的情敌

长篇历史小说

魏润身 著

康熙

与他的情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出版、发行

(京)

850×11

289 千字

1994 年 12 月

第 1 次印刷

数: 1 00

ISBN 7-5059-1334-4

定价: 12.80 元

I · 949

目 录

第一章 铁马风月

- 一、汉人的文功武治不比我们差,只是汉人皇帝昏庸…… (1)
- 二、纳兰性德的铁砂掌练成了…… (8)
- 三、叶赫国纳兰氏后裔,冬令而生其母何艰…… (14)
- 四、明大人喜欢松月,大总管安图也色胆包天…… (19)

第二章 明府死结

- 一、再在明府呆下去,就要大火烧身…… (28)
- 二、打开的碗盖中,鲜血浸泡着松月眼睛…… (33)
- 三、世上有什么东西比梦轻 …… (38)

第三章 情事初现

- 一、她还是个小格格 …… (44)

- 二、我能捧起你的脸蛋儿看看吗 (53)
- 三、有一件至关社稷的事要做 (58)

第四章 骤然变化

- 一、明珠的手势使皇帝决心下定：翦除鳌拜 (65)
- 二、纳兰性德两度把皇上摔倒在地，皇上却封他做了一等布库 (71)
- 三、除掉鳌拜，回到家中季节反而和他生分了 (78)
- 四、“奴婢死都不怕，还惧怕皇上的什么鞭刑？” ... (87)
- 五、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海 (96)

第五章 一等侍卫

- 一、君子舞象勾，深道六艺；你只花了一半的气力 (104)
- 二、是夫君割不断，不是奴婢要纠缠 (113)
- 三、生死祸福全在皇上一念之间 (122)
- 四、刘旺被割去阳物成了刘公公 (134)
- 五、德也狂生耳 (144)

第六章 色即是空

- 一、他朝思暮想的情人还在紫禁城，还活着 (153)

- 二、卢氏拉皮条，让黄丰和刘氏睡到了一张床上…………… (162)
- 三、季节是女人的名字，还是春夏秋冬的轮回？…………… (175)
- 四、这不是诲淫，这是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，千古绝唱也…………… (188)
- 五、太监、侍卫、后妃、皇上……事全搅到一起了…………… (202)
- 六、黄丰投湖，刘氏上吊；卢氏也恹恹而终。皇上把宫女庆红赏给了性德…………… (212)

第七章 天有异象

- 一、京都大地震，康熙也受了伤…………… (228)
- 二、冬郎，我好羞，我好羞哦…………… (243)
- 三、狻猊与麒麟互搏，纳兰性德成了最后的胜者…………… (252)
- 四、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，不要对她们太认真…………… (265)
- 五、性德偷进后宫想跟季节幽会，却被荣妃用温软娇躯缠上了——她早就相中了这头猎物…………… (283)
- 六、报复！报复！性的火焰与黑暗…………… (295)
- 七、明府闹鬼，大管家安图被吓得一命呜呼…………… (309)

第八章 不生不灭

- 一、剝去双目的松月安然圆寂,明珠大人真的良心发现了吗? (323)
- 二、我今天要赢下你们的彼德堡和莫斯科..... (342)
- 三、康熙在南巡路上要纳兰性德把季节掳到御前来供他作乐,性德的头轰了一下 (365)
- 四、纳兰性德在江畔跟荣妃偷欢,谁知季节来了.....
..... (381)
- 五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..... (390)

第一章 铁马风月

一、汉人的文功武治不比我们差，只是汉人皇帝昏庸

骑在阿玛为他新买来的小马上，纳兰性德倏忽觉得自己长高了。春天拉弓时还是原地不动地立射，现在他已经能在飞奔的小马背上搭箭了。驰射虽然很难，眼瞄不准手把不稳，前几天一紧张还从颠簸的马鞍上摔下来，好疼嗽。可是阿玛却毫不放松对他的训练，女真人入关平天下，靠的全是马上功夫。

他没怵，本来心里就喜欢。

每天，净业湖还映不出一丝晨光的时候，他就身背弓箭骑着小马走出家门，沿着湖岸向西绕到后花园北的一座土城下搭弓引羽，习武练功。

阿玛不同来的时候便叫两名仆人随侍，纳兰性德不要他们惺惺惜惜一惊一乍总跟着。一个人好玩儿，每天一个人把阿玛教授的功夫用心演练，干嘛旁边老戳着叫好的，箭射偏了也叫好，难道失误也该喝彩吗？

残破的土城建于金代，名符其实的断壁残垣，起伏败落凹凸不平。每天他射的箭洞就有上百个，密密麻麻百孔千疮。休息时看着这道土城，上面仿佛镂空出许多湍流峻岭，每天还在变化着，多一孔箭洞就织幻出一幅新的图景，云蒸霞蔚花鸟虫鱼，比家中的花园还美。奇异的是看久了还能联类浮现出驿道烽火，阿玛告诉他西域有漫长的驿道与永不熄灭的烽火，那是多么雄伟壮观呵。

漫长的驿道，连绵的烽火，长大他能身临其境吗？常常幻想着，铁马金戈但愿不是梦。

今天，他来到土城前下了马，掏出大白重新标出一个比往常缩小了的圆靶心，径长不过半尺多，然后持弓上马自东向西，奔突着搭弦引羽——嗖，一箭飞中靶心内。拨过马头往回追，又一支箭射出去，仍然中靶心，两支箭紧紧地贴住了。

好运气，他来来去去整五趟，十矢中的箭无虚发，今天一箭没射偏，成为一束深浅都是一样的。

翻身下马跑向土城，他双手握箭“嘿”地一声把它们拔下来。好不得意真厉害，阿玛要亲眼看见多好哇。

厉害，真厉害，他情不自禁跳起来。

“哼！”

一声轻轻的嗤鼻声，不屑。

哎，他四下环视没有人，是不是耳朵听差了？静静地逡巡好半天，恍然发现断墙上露出半个脑袋来：“谁？”

“厉害什么，耍箭。”一张团团脸露出来，脏兮兮，原来是个大孩子。

耍箭？除了阿玛从来没人说他的箭术糟，这个脏孩子竟然敢说他的箭“耍”，新鲜。

“你下来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你射几箭我看看。”

那个趴在城头上的大孩子果然撑起身，挺着凸凹的墙壁下来了。一身粗布衣裤破了好几处，看那神态、脸型不像是女真族。

“不怕我把你的马骑跑了？”大孩子比他高一头，但那顽皮狡黠的眼神依然是孩子，大不了也就十几岁。

“我不怕，你射吧。”他不怕，南面花墙就是自己家，一声呼唤家奴就会四面包抄把他截住的。

大孩子扬胯上马，俯身把他那张小弓和箭壶要过来：“不用躲远，看我射箭。”

纳兰性德又气又怨，好大的口气，自己站在箭靶一侧还用躲远，你要一箭射偏我的小命不就完了！

他几步走到花园后墙站直了：“别吹牛，你射几箭我看看。”

大孩子冲他眨眨眼，策马到东面突然拨过头，哒哒哒地冲过来。只见他手中的弓虽然拉开却往下压，直到与靶子快成一条直线时，才蓦地转身双肩一闪两臂一拧——嗖，箭从身后飞出正中靶心，瞄准只在刹那间。

小小的纳兰性德怔住了，阿玛也没这么射过箭。

大孩子的奔马又从西南面冲过来，还是一个反转身，左手搭箭右手推弓，两面开弓射出了第二箭。依然正中靶心，张弦引羽仍在一瞬间。

眼花缭乱。

五个脏兮兮的孩子马上功夫非同一般，他的骑术箭术真厉害。

来去五趟也是十箭，都中靶心可他射出十种姿势来。尤其是足插马蹬金鸡独立的那一箭，离弦之前大孩子转了头，竟然

没用眼睛看。

神奇的箭术，没多一个箭孔，十支箭原封不动嵌入纳兰性德刚刚穿出的孔洞中，岂止是正中靶心，这不是阿玛说过的“顶针”吗，只有精绝的箭术才能“顶针”，太不一般了。

纳兰性德上下打量已经跳下马来这个大孩子，方方的脸庞牙很稀，胳膊瘦瘦的，手掌却又糙又短又厚实。摸不透，阿玛不是说穷文富武吗，此人一身褴褛脏兮兮，怎么也练得一身好功夫？

不，女真人的马上功夫是独一无二的，面前的这个孩子比他大，自己才刚刚学会骑马，不公平，他还不到七岁呢。

“你会相扑吗？”他撇撇小嘴，不服气。

“格斗擒拿散打摔跤我都成，只是不能跟你比。”大孩子用手揉鼻子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太这个啦。”对方掐出一个小指头，“一丢丢哇。”

“你别狂，看掌！”

说话间，纳兰性德分开两只小手，直奔对方领窝掏来。阿玛教过他几趟拳脚扑跤，这双手扼颈名为“一力降十会”，是直取咽喉的力招。想不到大孩子退后一步早已明了他的用意，灵巧地向左侧一闪腰，身随步转，竟然站在纳兰性德的后面，举右手伸出一个指头，轻轻照他后背一点，令他哐哐哐几步踉跄，险些栽到一个土坑里。

“你欺侮人！”

纳兰性德凭着柔韧与轻巧竟没摔倒，他抗住趑趄手一撑地，一个前滚翻又站起身，回头跨步又向对手奔来。想不到大孩子只是稳稳一蹲，举起厚实的手掌一挡，眼看要切到他的小腹上，纳兰性德手疾眼快双拳向下一砸，对方却借力使力单掌顺势一

沉，然后翻腕向上一抖，忽悠悠，纳兰性德犹如从棕床上蹦起，全身倏忽间腾空高悬，耳梢已擦到身边的树枝，刹那间身心都不由自己了。

瞬时他想到挨摔，要死，因为他被弹得老高！出于本能他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紧紧地闭住眼睛把脑袋抱住，万也想不到，只是一场虚惊，他悠悠地落下来，被两只胳膊接住了。

“小公子，别叫唤，我不会伤着你一块皮，嘻嘻嘻……”

他像从梦中醒过来，皱着眉头睁开眼，大孩子抱着他，一口黄牙稀稀的。

“你不要接我，咱俩还没比完呢！”他又羞又恼，伸手抓住对方的耳朵，一跃身子从对方怀里滚出来。

“哎哟！……”大孩子被揪得猛一叫，想不到四下呼地窜出一帮人，七手八脚将他捆上了！

——阿玛！

——家丁！

纳兰性德先是一惊，想不到阿玛带领众奴仆从后花园赶来了。来得正好，自己拧了野孩子的耳朵，不来人说不定要遭殃呢。

哎呀，刚才的一切阿玛他们都看见了，自己的样子真丢人哦！

阿玛俯下身来搂住他：“冬郎，你摔疼了？”

“没，没有哇……”又委屈又羞怯，这个野孩子是可恨。

阿玛蹲在地上抚住他的肩，回头瞥瞥大孩子轻轻招呼家丁说：“把他吊起来。”

大孩子早被踹了好几脚，歪在地上大声叫：“我真没打他，不信你们看，他一点儿肉皮没伤到。”

“给我打。”阿玛冷冷地站起来，走到被吊在树上的大孩子

面前，用手中的折扇点着他的脑门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他转身，亲亲地抚着纳兰性德的脑袋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哪知道哇……”

“你知道这宅院是哪家的？”他又指指身后的明珠府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打，给我打。”

嗖、嗖、嗖……

“啊”、“啊”、“啊……”

藤鞭抽碎了大孩子的烂衣衫，每一鞭都使皮肉泛起一道血印、紫痕，尤其抽得没头没脑，大孩子的脸肿了，眼封了。

纳兰性德渐渐觉得鞭声叫声都刺耳，他不敢睁眼看，惩戒刁民是常有的事，可是这次太狠了，再说他不过是个大孩子，再说他抛起自己又接住，再说他真的没打他，再说他的武艺真真的很棒呀。

“阿玛……”他突然拽住阿玛的手，“别打了，太疼啦……”

阿玛收颌看看他，轻轻捋起他的辫子摇摇头，扬扬眉毛又压低了：“不，接着抽，使劲，再使劲！”

嗖，嗖，嗖……

鲜血淋淋，大孩子的嘴角、眼角、鼻孔都被抽破了，出血了。

纳兰性德再也受不住，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“别打了，我怕哟……”

“把他抱回去。”阿玛并不再看他。

他被两个家丁抱起来往回走，可嘴里还在哭叫着：“别打了，别打啦……”

回到府中他哭得手脚抽了筋，迷迷瞪瞪发了烧，耳畔嗡嗡

着几天没清醒，仿佛老听得见那嗖嗖的藤鞭声。

第六天，他清晨起来全身刚觉松爽，正要出门继续练习骑射，阿玛带着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——

咦，这不是那个被吊打的大孩子？他没走？阿玛又把他带来干什么？

“冬郎，他叫刘旺，从今以后就是你的枪棒箭矢师傅。”

师傅？吊打半死怎么又成了自己的师傅？他看着阿玛那郑重的神色，再看看刘旺那肿胀未消的伤脸，奇怪，阿玛到底怎么想的，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“不必行拜师礼了，当着我的面，叫他一声师傅。”

他懵懂着再端详面前的刘师傅，阿玛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青布衣裤和矮腰靴，英武之中两只不大的眼睛依然顽皮狡黠像个小孩子。想想那天射箭、比武，他的功夫真好心地也善，明明抛起自己又接住了，平白无故挨那么一顿暴打，多冤枉，人家本来就没有什么错处哇。跟他学武艺当然好，还能在一块儿玩耍，小师傅比他大不了许多。

“师傅。”他脆脆地叫了一声，带着惊喜与疚愧。

“明珠大人，师徒不平辈，让他管我叫旺哥就成了。”刘旺怯怯地不敢抬头。

“不，还是叫师傅。”阿玛约法三章，让他两人教学共长疏于嬉戏，每隔半年他就要检验一次，谁也懈怠不得。

纳兰性德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打心眼里佩服刘旺的功夫，自己要是也有这样的身手，将来当一名驰骋疆场的武士，一切外虏都会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的。

只是一件事不明白，阿玛的变化太奇怪。那天眼见阿玛心疼地抚着自己的发辫和小手，抬眼又见他满脸峻青，一双大手在哆嗦，阿玛气疯了恨疯了，可是——

不明白。

当晚，他禁不住又到阿玛的书房去问他。到底为什么，阿玛的变化实在让他不明白，太大了。

阿玛双手一按膝头说：“汉人的文治武功不比我们差，只是汉人皇帝昏庸，本是他们的天下被我们打败了。”

从来没听过这种话，满族人不是高人一等，他们正黄旗更是满八旗中的人上人，阿玛怎么夸赞起汉人的文治武功？新鲜。

“那您为什么还要毒打他？”

“这就是韬略，毒打是打出他的驯服他的奴性，让他深知自己是奴才，然后再教你习武，为我所用。”

哦——，怪不得阿玛专门结交汉官，原来里面深藏着韬略，阿玛真聪明真机灵还真——还真有点儿那个呢。

二、纳兰性德的铁砂掌练成了

想不到当起师傅的刘旺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每天早上，刘旺把两个重重的砂袋绑在纳兰性德的小腿上，强迫他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跳，直到精疲力竭之后，再让他双手撑地在土墙根下拿顶、拉肩、下腰。

这叫什么练法？男儿会使枪棒，骑射娴熟不就叫有了马上功夫？刘旺这种练法让他每天筋疼、肉疼，连骨头跟心都一块儿疼。小小的他心疼，每天练完功后猫不下腰抬不起腿，从内心向外放散出的疼痛使他几次向阿玛哀求不练了，好担心，再窝腰再压腿他嫩嫩的骨头会撅断。

阿玛每次都摇头，不答应。

整整半年，他才从剧烈的疼痛中稍稍解脱。腰腿、双肩、肘腕的韧带都抻开了，松快，全身有了松快的感觉，一天不练反而难受，这样的变化连他自己都奇怪。

刘旺真的很厉害。

每日督他练功的时候，刘旺细眯的两眼熠熠闪光，冷厉得有些残酷。踢、踹、掐，种种歹毒的惩罚都尝尽了。奇怪的是他把泪水都咽进肚子里，没告挨罚的状，因为他佩服旺哥，每天都看得眼花缭乱，刘旺的功夫像传奇又如神话一般呢。

在三尺见方的平地上，刘旺能不动地折四十个小翻，腰软得像面条。

一个腱子一个后提，紧接一个“扔人儿”，他腾身上了土城，轻捷得像一只猴子。

一个空翻从土城上翻下来，轻轻巧巧落地无声，他飘得又像一片羽毛和秋叶。

旺哥告诉他，只要吃得下苦，把全身的骨节拉开，把腰腿的筋腱练韧，跌打翻扑飞檐走壁只不过是甩头、拧腰、提气、立颈、带肩的事，手到擒来。

钦敬、羡慕、惊诧、向往——使他小小的躯体内生出一股抗力，你成我也成，你会我也会。

刘旺手上的功夫更厉害。

他那短短的手指杈开，奋力一杵竟能把土城捅出五个窟窿来。单指钻砖尤为一绝，不消片刻方砖便会在飞扬的粉末中穿出一个洞。

纳兰性德纳闷儿，他那短短的指头怎么像木钻？

你也成，旺哥告诉他。

比下腰压腿还疼吗？他渴望却害怕，嫩嫩的指甲会不会掀

掉了？

两股劲儿，功到自然成。刘旺冷厉的目光中蕴积的全是劲儿。

真练还挺好玩儿的，并不疼。

土城下准备了一桶水，每天练完骑射之后，刘旺就让他权开五指往水里戳。这还叫练功？手指戳入水中滑润润软溜溜，戳到七、八百次指尖才稍稍有点儿麻胀，比拿顶下腰压腿舒服千百倍。

十天之后木桶内换了玉米面，他又戳。扑扑扑更好玩，面尖腾起来，手指手心干干爽爽像抚沙，痒痒得他满怀温馨更好玩。

——真的换了一桶细砂。

每戳一次稍稍有些费力，但指与砂的碰撞磨擦并不疼，快速的戳插只令他的腕子有些酸。额头上淌下汗来也痛快，长劲了，浑身燥燥的。

直到一个月后戳插起粗砂、青豆，他才发现指尖、掌背都生出一层薄薄的茧子。真正觉出疼来是一天用青豆练完之后，中指、食指的甲床处撕脱开来渗出血筋儿。当时根本没在意，回府晨读抄写诗书，一握笔杆才觉出指尖疼。尤其是悬肘行书时指尖胀，控得疼。他用舌尖舔舔伤处摇摇头，没关系挺得住，比腰酸腿疼强多了。

戳完青豆他问刘旺，掌上的功夫还要练多久。刘旺抬手扑地又在土城上戳出五个洞，问他敢吗，成吗？要敢要成自然功夫在身了。

他不敢他不成，青豆在桶内毕竟有缝隙，能松劲。

刘旺又给他换上一桶蚕豆大的鹅卵石，旺哥自己先扑扑扑地随意戳插，就像是戳面戳水，哗哗哗的石头一胀一缩的。